

作家，

今天不寫字？

擺盪在提筆與放下間



這本翻不完的书，

是生活



在臺北 行走 1000分鐘

林峰毅：城市裡的縫隙，是光



01

1000 計畫中的作品《你往何處去：終日的行走》，是歷時 1000 分鐘的行走，這段行走沒有目的地，林峰毅從當時的住處（古亭）出發，最後停在中央北路四段，總歷程為 42.89 公里。



林峰毅

屏東客家人，飛文出版社共同創辦人、獨立出版聯盟成員，著有小說《劍客的接待》、《師大公園地下社會》，還有 1000 系列行為藝術作品，橫跨設計／行為藝術／小說／出版／策展等領域。曾為 OPEN BOOK 好書典禮策劃「打開來讀」展覽，以及多次為獨立出版社設計展覽。

北漂二十年，林峰毅發現，這個城市真的有太多銜接不上的東西，那些大家認為的漏洞、bug、母體裡不應該存在卻存在的縫隙。

對屏東的孩子來說，上臺北像是出國留學，剛上臺北那幾年，林峰毅覺得自己像外來者，和臺北在生活之中拉扯，他被橫向拉長，成為斜槓青年，發展策展／藝術／書寫等技能讓他在臺北街頭穿梭；而拉扯之中，他也發現好幾道臺北的縫隙，成熟／不成熟、奇怪／不奇怪的奇花異草叢生其中，他認為：「那才是有希望的地方。」

”像很多廢墟、老屋……”

「那個發起人我見過，叫做吳中燁，他曾經住在華山的廢墟裡面……」90 年代末，林峰毅就讀屏東師範學院美術系，正受困於古典美學的桎梏，只能透過報章雜誌對外透氣；而書外，是充滿草莽氣息的藝文臺北。

林峰毅形容臺北是解嚴之後的爆炸，藝術家吳中燁在華山——當時還是廢墟的臺北酒廠——發起駐村計畫，邀請各種實驗藝術和地下樂團進駐。接著點火般，陸續在河濱公園、二重疏洪道等公共空間，舉辦破爛生活節、空中破裂節，這些藝術行動攪擾了臺北的藝文，和林峰毅的思潮。離開屏東後，林峰毅前往臺北攻讀國北師碩士班，在課堂的演講初遇一頭長髮、打赤腳的吳中燁，並在生命中留下一段經典：為什麼臺北沒有文化？「因為臺北不能生火……只要有火就會有人，有人的地方，就會有文化。」複述同時，林峰毅試圖重現當時的氛圍，「我那時候一聽就覺得：欸？怎麼會有人這樣想事情」。

「我自己參與的東西就沒有那麼爆炸，2000 年後，絕對的破壞性慢慢消沉，走向有形狀後的建構。」林峰毅最有感情的，是承接他第一場展覽的南海藝廊。藝廊的前身是廢棄的校長官邸，在文化總會辦理

專訪 - 林峰毅

採訪報導 / 林芳嫻 | 攝影 / 黎歌創意 | 照片提供 / 林峰毅



1000 計畫中的作品《說謊的姿態》，紀錄下一千個說過的謊言，並參考「說謊的人要吞下一千根針」的賭咒，將謊言寫在字條上，並且以針線串連。

02

的「Co2——第一屆台灣前衛文件展」之下，和華山等閒置舊屋被整合成藝文空間，從藝術家到大學生，幾乎提交作品就可以展出，「我也有看過，一個電燈管這樣垂下來…… 什麼樣的作品都有。」創作的能量加速空間轉型，舊宿舍改建為南海藝廊，「我在那裡辦過好幾次展覽，每次都弄到半夜。」林峰毅回憶幫藝廊關門、設保全的日子，他也在那裡看了一檔又一檔的展覽，「因為每一個藝術家喜好不同，每一次去都很特別」。

”我來臺北才認識這些奇怪的人。”

「或是這些『原來可以這樣想事情』的人，算是一種對生活現實困局的突破，我是這樣看待這些東西。」他看過臺灣最猛的行為藝術家謝德慶實驗打卡，每個小時打卡一次，連續打一年；也參考過北藝大的終極怪咖崔廣宇（現在已是參展無數的行為藝術家）在都市縫隙的奇想，像是對著群聚的鴿子打保齡球、在停滿車的紅綠燈前揮舞賽車旗……。

「我比較想談我自己的經驗……」當完兵後，林峰毅遇到生活中最大的困局，「我當時窮到可以理解，我有 1000 塊，我可以靠這 1000



塊獲得多少熱量，讓我活下去。」1000 成為他思考生活的單位，延伸至創作，他畫了 1000 個身邊的物件、吃下 1000 個生命、說 1000 個謊、佇立 1000 分鐘以及走 1000 分鐘，將世界分割成以 1000 為單位，「那一次我感覺臺北的每一個地區的風景其實不太一樣，有一些微妙的落差，連空氣的酸鹼度都不同。」秩序約束下看似雷同的街道，崩解出其中獨特的生存氣味。

“為什麼你覺得不良少年不會聽搖滾樂？”

「就好像為什麼你覺得不良少年不會看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？我那邊明明就有一批朋友，他們用完全

不一樣的角度在看文藝電影。」林峰毅特殊的視角，也讓他的小說《師大公園地下社會》成為觀看都市的一道縫隙。

故事舞臺移植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裡的「小公園」，公園裡有街頭混混、黑幫、獨立書店、舉牌人、跨性別者、打工仔、地下樂團……他為這些被常規忽視的人群，創作一部專屬師大的街頭小說。「比起俠，不如說是『武俠』，因為俠這個字有更精確的含義，是有大愛的、有正義感的，但武俠就不一定。」在師大的武俠故事裡，鮮少刀光劍影，但確實拳拳到肉，這幾拳打在對手身上、讀者心口的故事，養分來自於林峰毅熱愛的冷



03

1000 計畫中的作品《因為我的存活而死亡》，透過紀錄思索「為什麼生命的存在本身必須藉由吞食其他生命而得以延續？」、「哪些生命因為我的存活而死亡？」

05

林峰毅介紹《師大公園地下社會》裡放攝影作品的緣由，他說：「那是一開始就設定的方向，我們的每一本小說都一定要有攝影，其實我在做出版，同時也是一種行為藝術。」



的表演空間，則紀錄了縫隙裡的興衰，最老的「地下社會」被檢舉噪音而歇業，中期創辦的 the wall 在疫情後搖搖欲墜，然而專業化的場地 legacy，近年則開始蓬勃發展。「我不認同別人說一代不如一代，因為我現在看到的不是這樣子。」在林峰毅的觀察裡，「王道永遠都是從非主流誕生的。」

用縫隙串聯城市

在藝文能量充沛的城市裡，每一次震盪新生的縫隙都令人期待。林峰毅說，想在臺北建立藝文養分的人，實在太幸運了。細數在臺北街頭這十幾年，和韓良露老師一起走讀、在 the wall 聽團被臨檢、去北美館觀賞當代藝術、在松菸看重映的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……。

但疫情，也是一道縫隙，閉合了他原有的生活步調。他著手規劃《師大公園地下社會》續集，要將疫情前的生活做一個總結，講主角們長大後的故事。「我也在走另外一個人生了。」他說。想要建立文化養分的人，會找到自己適合的地方，我們也期待他在下一段人生，開創更多充滿可能的縫隙。

縫隙是一種有機體，本質上是如此，沒有善良或邪惡之分，就是存在在那裡，有些可能會不小心把你吞噬掉，有些可能會讓你很開心，單看你怎麼想。

提問：所以，縫隙裡透著光？

林峰毅：「應該說，縫隙就是光。」

硬派推理，「冷硬派推理就是一個一個去敲門，把所有不可能的線索都全部排除掉，最後你就會找到真兇。」他認為武俠小說和冷硬派推理類別很像，「重點是，真的必須要踏在地上。」

「一定會有很多人幹譙我，尤其是在師大曾經有過一段回憶的人，他們一定會覺得你寫的又不是我認識的地方。」但弔詭的事情是，故事確實是源自林峰毅在師大的生活經驗。他引了史蒂芬·金的話「小說是謊言裡面的真實」，他認為，雖然這是一個架空的世界，但永遠會有作者的精神在裡面。

” 當時不會有人覺得，他們有一天會被捧上臺”

小說的時空設定在 2013 年，以「地下社會」為名，則是致敬歇業

的同名的地下樂團表演空間「地下社會」。在十年前，地下樂團是主流邊緣掀起的一道縫隙，在師大被視為「社會亂源」，然而在林峰毅眼裡，有希望的東西都在縫隙裡。

他回想初次聽到「交工樂團」，「你可以理解，那種獨立樂團剛起來的時代，交工的音樂進去的時候，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。突然有一個人在吹嗩吶、唱客家歌，怎麼會這麼屌？就是會有那種感覺。」

從早期樂團「濁水溪公社」摔毀吉他的爆破性表演、尚不成調的反叛性歌詞，再到近年獨立樂團「草東沒有派對」千人大合唱的畫面，林峰毅覺得很不可思議，「獨立樂團能夠做到現在的程度，是以前完全沒有辦法想像的」。那些曾駐足



林峰毅在《師大公園地下社會》書中，描繪都會青年生活：「人生他媽實在太長太長了，我只想慢慢地腐朽爛掉，這樣也不行嗎？」

04

